



志壑堂集

十二

和16
1080
12



門 16
第 卷

志壑堂文集卷之十

疏

內翰林秘書院檢討 臣 唐夢賚謹

奏為請罷無益之纂脩以上端博稽遐覽之

聖學下抒讀書入

告之微忱事 臣 叨授詞林於八月二十三日入署

見諸臣修玉匣記並依帝化書 臣 備員署中

職當共相參釋以翻譯清文及 臣 披閱兩書

若玉匣記大率為卜筮占驗之說夫卜筮時

日占驗祲祥欽天監自有職掌矧細覽其文則荒謬無稽小試其術殊毫無準驗至佞帝化書更離奇誕妄中有云道士黃宗古入梓岩山遇人相告一事言訖不見後見真武像如所見者夫歷古來聖賢垂世之書皆不聞有此說今天下凡具耳目之人並不曾見此事臣思著此書者不過無賴道釋詐誘愚民爲乞覓衣食之計無學者遂附會其說耳即使果有此事治平天下原賴

主聖臣賢於佞帝化書何與如云祈福迓庥則我皇上勵精圖治諸大臣潔已奉公務使一民一物皆得親被太平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福孰大於是而又何有於佞帝之化書也我

皇上聰明天錫臣知卽翻譯

進呈當必置此不覽如云姑修備閱竊恐終屬無用在諸臣稽古待

問寧別無經世楷模卽小之紙墨供給何莫非

朝廷物力奈何以臣子効忠之歲月

國家有用之度支修此罔益

聖治而且誣民惑世之書也臣責匪言官朕每讀

天語煌煌云自顧何等官職當作何等事業夫考

校羣書爲翰苑之有事輔成

君德實致治之大原臣誠何敢顧畏緘默自曠官

守而不爲我

皇上披瀝以陳也伏祈

睿鑒勅內院大臣將見脩玉匣記依帝化書終始

詳察果無一字有濟當宜卽行停止別擇古

聖王修身治世之典簡明詳盡者速彙輯成

冊恪恭進

御以佐我

皇上銳於望治之

宸衷則舉凡分官定制長治久安之道可一展讀

而得之矣事關條議字稍逾格仰祈

聖鑒施行

內翰林秘書院檢討臣唐夢賚謹

奏爲

聖主求言甚殷言官盡職宐力敢獻愚悃仰祈

宸鑒事臣伏讀

上傳厚加張煊卹典其子以父官官之仍加二級

仰見我

皇上曲開言路之至意而微臣管見實有慨朕爲

言路深惜者則當

聖明賞諫之朝而職在諫臣者每重負我

皇上破格求言之意也夫張煊固言官也掌道數
年陳名夏洪承疇欵疊欵宜早言於我

皇上親政方新之口宜早言於諸御史甄別未行
之先乃至外陞以後初具一疏止辯其叨陞
堪愧及所

奏不准始揭及疇夏兩人是使煊不外陞仍居
言路煊終身無一言也此張煊固罪不至死
已負我

皇上設立言官之盛典而臣之爲言路惜者一也

臣閱邸報見戶科陰潤

聖度如天一疏已奉

旨申飭

臣

思陰潤亦言官也其自補職以來曾兩

具章疏率皆浮泛模稜尋章摘句曾無一字
可採而此之更可耻者既知名夏之爲小人
何不言於張煊既殺之後又何不言於譚泰
正法之時乃

上傳已播中外始一則爲名夏危一則爲承疇惜
撫拾審案以求迎合

聖意是名夏等不被處分潤亦醜顏言路亦終無
一言也此陰潤實重負我

皇上設立言官之意而臣之爲言路惜者一也臣

責匪言官伏蒙

賜允假歸行將

陛辭第耿耿此懷食

恩圖報言官不言則詞臣言之誠以爲責有專守
者未必盡胸有正氣倘使庸鄙成風蹇諤氣
短無事則緘默苟容乘釁遂狂噬不已豈不

大負我

皇上弘開言路之心耶伏祈

勅下嚴諭言路諸臣果能拾遺補闕不妨犯

顏敢諫果有不法不公卽當先事直陳勿身挾私
怨始假公道作報復之計勿事已昭彰又抄
成案博忠侃之名爲國爲

君平心和氣則

朝廷有剛正不阿之臣而言路無柔靡將順之耻
矣

志登堂文集 卷之十一
又以錢重難行遠而飛錢交會興焉則鈔法之所由始矣元朝近百年鈔法不改故明洪武間尚行之至正統年間輸官始專用銀而銀始貴重驕悍無物足以敵之試思用銀者總以換軍民衣食但銀可携至遠方耳非銀即可衣可食也是凡可以換衣食者即可以代銀如鈔法是也鈔法之弊因以紙爲之故有損濕沍爛之害民間赴官更換有守候需索之苦此皆古人立制之不精思也今如準古人之意以銅爲鈔鑄銅一兩重者上書當銀

一兩鑄銅五錢重者上書當銀五錢重以龍文御筆如往代故事凡鈔關管倉及省會軍前皆令鑄鈔糴粟米麥豆買布絹等物以流通於民其零星交易仍用康熙錢如故而民間納稅俱令五分納鈔五分納銀以流通於官官民既已流通則爐座所鑄之鈔便直發軍前可以充餉此 國家百倍之利不取之民間而滾滾不息者也朕始行鈔法則民必疑之謂此一兩及五錢之銅遂當銀一兩及五錢萬一 朝廷偶爾變法則畱藏民間者遂

成無用而虧損財產其害大矣聖人之言曰與國
人交止於信 國家定一制將使 聖子 神孫
萬世遵守而後臣民信服而共行之今鑄鈔之先
宜 頒降詔旨曰今日銀貴穀賤民困極矣而軍
需又繁今議鑄銅鈔以濟兵民之困使萬世遵行
未遠爲寶後世文武廷臣不得更議亂法以困收
藏寶鈔之民如有不遵者法無赦 君旣信於上
則民信於下矣民信於下則軍前可以易衣食器
物而與銀並行矣蓋今日民間銀一兩至值康熙

錢一千八百文而穀麥之賤倍於往年民間以至
賤之穀麥換至貴之銀以輸官三時所入不足辦
歲賦不加賦而民困已極且糴粟不止爲流通鈔
法也今漕糧倉糧皆折矣一年之後何以爲計能
未折乎不折而餉又少能再加賦乎逆賊卽旦夕
可滅籌餉者不可不計及久遠也凡通水路之處
皆令鑄鈔糴粟以實天倉所以爲漕折計也但大
利所在民間盜鑄必多朕盜鑄者皆奸民耳苟有
利於良民則奸民當繩之以法嚴禁盜鑄亦有昔

志壑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人之成法是在廷臣詳議耳夫今日用銀亦何嘗無八成九成三傾灌鉛等弊朕不因之廢銀也向來爲銅貴故各省爐局皆停今如行鈔法則用銅少而得息多更不患銅貴也伏祈 皇上定一代之制開萬世之利以濟目前軍需命廷臣參酌詳議自宋至明何以行之數百年務俾有利無害未遠可守既定之後未爲國制未不紛更則財源在上不專問之民間事定之後便可免天下田租而增百官之俸皆賴於此矣

志壑堂文集卷之十一

山堂隨筆

憶自爲童子時問先君讀書以何句爲要先君云在止於至善及闕朱註不解先君又云闕朱註不如熟讀十傳至善傳獨引文王可知已文王所遇何如而孔子每稱至德耶當時不知事卽心也而尚疑之後觀朱註抵牾於中者多而不敢棄取迨歸田後始得見朱文公全集乃知集註是其未竟之書不止王陽明集所載晚年定論數條也嗣從

先正有道考二氏之同異窮諸儒之源流偶有所合卽隨筆記之以質之當世君子聊代問難更端之義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千聖真傳自是神孫得之聖祖狀孔子當日又得之何人耶先儒每云樂者心之體此處似尚隔一間必不見是而無悶人不知而不愠始能見心之體耳

大學誠意章註乃朱子未易箒前一夕所註古人勤學進德如此狀觀其門人叙述當日著作異同

之處不可不知朱子自謂平日解經止是推衍文義非惟屋上架屋亦且意味淡蕪又云恐悞後人未流傳者不可流傳等語可謂痛悔矣今士子白首窮經徒事記誦而漫無自得者豈盡無故哉聖門求仁爲第一事而好學獨推顏子雖欲從之未由也巳正是其不違仁處若云未達一間不知他一間在何處說者果有悟入否

朱子云格物爲格至事物之理此自是朱子之格物非物格以後語也夫推測窮究雖儒者所不廢

朕未可以逆詐億不信爲先覺也

致中和而位育謹好惡而均平世事遂惡長非只是意見壞了惟大人惟能格其君心之非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孟子曰先立乎其大者如䟽泉朕得其源則沛朕矣嘗觀古今人物至誠先覺者甚多不必自名爲道學而已入賢聖之域可彙爲一書作聖經羽翼也

聖聖相傳曰允執厥中中如何執大學曰在止於至善善如何止子曰依於仁仁如何依若云有事

時如此何以又云君子而時中又云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且仁也善也中也是一是三者有能深造自得以此誨人不倦者吾師也雖爲之執鞭亦所甘心矣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孔子讀何書具此眼孔嘗思浚井衿衣菲食卑室等事古人所見之書多有後人未見者朕尊居九五自視坦朕孟子以此爲巍巍則求田問舍一得自滿者皆卑卑不足道可知矣

志齋堂文集 卷之十一
嘗疑朱註所解過化存神語謂過化如舜之耕歷
山陶雷澤之類余謂如此何以處堯之帝弟而爲
天子者耶後看鄧定宇集云聖人過化存神如非
禮之色在前存此心不動彼非禮之色自朕覺得
化了非禮之聲亦朕似則似矣尚覺勉強試看孔
子之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又曰諾吾將仕矣
此大而化之之謂聖也理遣情恕久之亦可與天
地同流熟則化矣
堯舜與巢許對品都是不肯強爲得罷便罷了是

他胸襟如此到湯武便不肯罷手遂有所不顧矣
孟子說行法以俟命便有不作湯武的意思
孟子說聞知見知所知者是何物事尹氏曰知其
道也其道維何

鄉愿只是不真不真便粉飾有狂生謂李文靖曰
何不告退李伏馬上曰屢告退聖上不允仲孫陀
謂季文子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母乃非華國乎文
子曰吾亦願之但見國中父老衣粗食惡不忍不
敢云云看他吾亦願之一語是何等人品到晏子

說彰君之賜處便微有氣象不同李文靖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

朱註養心莫善於寡欲云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可謂大錯寡字卽如切如磋之謂不對多字伯玉所謂寡過未能也看程子云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真差之萬里矣朱子有心作道學之砥柱卻揮學者於大門之外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不下帶而道存焉朱註云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

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孟子說帶朱註便去帶上尋已與言近指遠之意隔而不入矣朱子集註將古人舊註刪壞了多少此章是孟子傳道之言不可草草放過聞道之言言無二事

孟子說心之固有處都是聞道以後語仁義之心非學而得

世間楊墨何曾絕好交遊者門內之行恐不親切重妻孥者堂上之情恐多濶絕還有一種並妻子亦不顧的還有一種戕賊其身者還有一種不保

其首領者又何如哉

孟子論樂正子他原見到聖神地位學者一知一能沾沾自喜者可以憬朕悟矣朕下手切要明善不明乎善焉能止於至善乎明善已知聖神之體矣孔子不說大而化之只說動之以禮

陳仲子雖隘朕不爲陳仲子亦是易事

學者於道不知其會歸如欲有所適而不知途於道不知其究竟如終日在途而不至家也
克己格物止善執中是一是二

禮者仁之外見者也仁者己之己盡者也陸象山

云顏子之學不傳是古今一大公案

古者王城有三途左男行右女行中車行出朱子語類推此類則京城車行中道何至擁擠並朝覲者亦不得入耶他如男女居室之別居官守制之異皆當申明者

士大夫相聚定當以正風俗正人心爲事同志多則行狀須以身先之遇有心人卽與講明不可放過若云我不能此非其時終是力薄獨奈何相爲

雄長奢靡不止耶

上元燒燈始於漢武帝祀太乙朱晦菴云是道家之說卻見於隋煬帝未知始於何時以朱文公博物卻未見此耶狀此等記誦亦無關事

朱文公云蕪湖一富家曰韋處士深道喜延知名士如黃太史陳了翁遷謫每歲餽餉不下千餘緡今人纔見遷謫者便以爲懼安得有此等人余謂此宋人氣習耳若今人見遷謫者便相與非笑之矣

朱子云楷木今天下都無孔子墓上是諸弟子各以其方之木來栽者不知山東各山都有此樹或婺源所無耶以此云格物知得楷木出處卻關甚事

又云雪中無芭蕉畫家畫雪卻誤畫了芭蕉可知嶺南雪中芭蕉耶卽今歲戊午立冬前一日便大雪雖江北亦處處雪中芭蕉矣狀此亦何關格物事

朱子晚年悔過有許多未改之註以待後人今宜

與同志者改正以爲後學標準改正處亦無多其
可存者自宜存之

大學三綱領句便錯起人傳大學註曾改過恐未
朕蓋云何以謂大學異於小學也在明德以新民
而明德當從何處下手則在止於至善止善者徹
始徹終之事如何說明德新民以至於至善豈非
仍是頭上安頭乎此是入道要路不可閉塞以障
後學此處一錯則聖經明明說知所先後而昧所
先後可發一嘆也

朱子云格物只是務多孔子分明說非多學而識
而格物致知之學卻如此解去是侮聖人之言矣
道之究竟在至善至字入道時錯到底錯

顏子早逝朱子集註不及改亦是天意或者時至
而事起不可知耳

道自在天下不講亦明可惜無味人添上障礙
切磋琢磨功夫甚好畢竟不如孔子說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爲直捷痛快也故又曰爲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孔聖苦心不

管慈母之於嬰兒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
乎吾未見力不足者又曰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反復味嘆幾於痛哭流涕矣或曰時習可廢乎曰
學不知止摠無親切處

朱子博處豈悖於聖道但以博爲約則不可耳

朱子不知道之究竟而又諱言之

至善之道賢愚皆仰

大智若愚誠也若作機械差之千里矣致知在博
物不知與聖言合否

曾子自是誠意的人故大學十傳親切如此朕他
灼見道理處卻在昔者吾友一章不到此處恐偶
有動心不能到他處而後已易簣數語試看易簣
之詞純乎顏子矣

執中譬喻不得程子說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
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
如此則以天平法馬而論如二十兩法馬則十兩
爲中五十兩法馬則二十五兩爲中乎原不可罕
譬而喻也

爲學如種樹須培其根如播穀須善其種大學章
言知所先後所言心如種子意是生氣知是萌芽
格物是去其害吾萌芽者今云是培其枝葉寧有
當耶

朱子一處說格物又好云孟子所謂知性者乃是
物格之謂歟大學所補格物差之毫釐矣大學言
格物是約不是博

八條目亦不妥聖經要使人知先中之先故遞追
到極精極一之處令人下手家國天下尚可分作

三件心意知如何作三件心如火也意其焰也知
其光也物則濕薪冰炭皆在中矣

朱子辨釋氏處極正如云黃蘗一僧作偈與其母
云當年曾寄此婆家又四家錄云若父母爲人所
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提此處若
非朱子揭出豈不害世余曾看憨山錄歸家語其
母云今日活埋了母省得明日再來其母云我明
日自埋不用汝若以此法與人安心要他佛性何
用

曾子十傳言格物處原分明身心國家間惟謹其
好惡而已只此便是顛隄天之明命何處更有格
物之學以此絜矩以此新民以此克己以此用中
知善不知至善不可與入道
或云顏子無伐善無施勞真可謂大而化之者矣
曾子忠恕一貫何其與顏子不同也曰曾子只是
誠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尚非大而化之者耶尚
有善勞耶余每日弘是善毅是至善
一友問云子思學於曾子何子思著中庸其小無

內其大無外不如曾子之言弘毅彰明較著使人
有所持循耶曰如天地之無不覆幬無不持載弘
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毅也又不止此
雖欲從之莫由也已可見仁者無敵

周海門言中庸不可能也養生不足以當大事俱
不同朱註

陸象山言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亦不同
格物宜在幾希處格

周海門說狀而無有乎爾別有會悟

境遇上打不破被他牽引是第一病若能不私己不責人則學問有七分爲有用矣或曰如此尚云學問有七分何也曰尚恐居功

不嗜殺人一語自是千古帝王寶鑑孟子嘗云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後來漢高帝入關畢竟以寬仁大度爲三秦愛慕而約法三章遂定漢鼎與秦之強暴相反亦可謂百世可知己獨不見諸侯爲不召之臣恐溺冠之主不容淮陰耳戰國之習有必不可行於後世者此其一也

辭讓者美德而好名卻最爲禍胎以昭烈之賢不受荊州始讓而卒爭之不得已而苟且以就西川之舉則昭烈之讓不可謂明矣以秦王之功不受太子始讓而卒爭之不得已而殘忍以爲喋血之計則世民之讓不可謂誠矣惟誠則明惟明則誠

一日看胡此菴先師語錄中時習章有感夫所貴於學者欲其自得之也學而不悅學非所學矣不居功不好名優哉遊哉焉往而不自得哉或曰所學何事曰內之孝弟外之君友小之箕袂壺漿皆

學也但不聞道不可言學

曾子爲人謀與朋友交便是他時習處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若不聞道便與今之訓蒙者同不則習古文詞作詩賦不則洒掃進退應對便謂之學真慚惶殺人也此處畧過姑無問三十五十矣

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至於犬馬皆能報主余自童子時便主此說

顏子在夫子前如洪鑪雪更無踪跡可尋其誰謂

愚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只一日十二時常見已所不知則克己功密矣此章乃入道之門不可草草放過學而時習之如是而已由誨汝知乎大慈哉

聖人教人學道原爲養此生機故曰欲其自得之也又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又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又曰樂以忘憂真切哉豈欺我哉

君子無適無莫如何能如此故學者不可不見道也

或問曰如何則見道曰克己到盡處看曾子忠恕
純熟便知一貫之旨顏子既竭吾才則如有所立
卓爾矣

張素存太史有點爾何如一節制執內云悠哉遊
哉何所私於己而不公其樂行憂違之志又曰悠
哉遊哉何所需於物而致憾於天時人事之窮可
謂佳文可以登靖節康節二公之堂矣

孟子與齊宣王論不忍一牛一時再四提撕便將
人主全體大用合盤托出真堯舜以來的真骨血

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此是格物以後語可惜
朱晦菴先生要將鳥獸草木從頭去格若非晚年
悟道撈攬一生自得之樂少矣

或問明德與善有別乎曰要緊在至善不知至善
人起我亦起人歇我亦歇安所止乎此陸象山所
以深嘆也大學一章只說明德不曾說至善獨說
知止後氣象故至善難言也

孔門言道最爲真切莫如可離非道也一語

問先儒云居敬之功如何曰卽是戒慎恐懼故先
儒又云常惺惺也如善持家者年年防儉夜夜防
賊防儉則時時戒奢侈又時時有以生之防賊則
時時譏出入又時時戒慢藏也可不謂敬乎

孔子活描出一個聖人的心體來與人看處不厭
再三日吾有知乎哉君子多乎哉何有於我哉有
作謙詞訓者是以明珠爲瓦礫也

釋迦之於父子兄弟妻妾必欲其一入道而後
已何嘗厭離倫常以爲道耶世之學佛者如有輕

其骨肉而厚於師弟忍於天性而慈於禽魚者真
是異端外道又不得爲釋迦之徒矣

二氏之學士君子獨善其身之學也山林而矯語
經濟非其分矣若夫求田問舍乃二氏之所不與
至如募香積以爲道場營土木以爲佛事抑又士
君子之所厭聞乎

嘗見一代帝王初興創制立法莫不矯勝國之餘
習參百王之良法集一時之竑儀防萬世之流弊
蓋又俟之聖子神孫百年而後成後嗣相承雖斟

酌損益總不能出其範圍之外大約其慮遠者其
年長其德至者其澤深而總以聖學無欲曲體人
情爲本傳國既久初意漸失失之既久則國祚隨
之矣朕雖明堂布政象闕陳書若不痛知小民艱
難奸宄情狀便改正朔易服色更宮觀之號新縣
亭之名總爲虛張故事於創業垂統一毫無當
譬如射必先立的無論中與不中一朋人俱知有
的可向如無的而射射欲何爲孔子十五志學便
知有的孟子云可欲之謂善早已大段分明矣如

不知學爲何事似病狂人亂走都無所爲
學而時習之如不知所習何事如何到人不知而
不愠可欲之謂善是孟子傳孔曾家傳此處不知
趨向如何能窮神達化耶

學至能負屈忍苦而不求白於人可謂積善矣
此中昭昭不自欺便是對越上帝
學而自得則孝爲真孝弟爲真弟自得與否非人
所知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也不則雖零
碎湊泊如桔槔汲水終有住時

志齋堂文集 卷之十一 其
如車狀行千里任萬鈞者車也其不勞而運者軸也其運之無窮而不滯者軸與輪皆圓也故可以適燕適楚而行健不息焉今有人卻云試待燕越回來再料理軸輪看

古之大人雖履豐席厚無事不惜物力祇爲世上窮困者多一日與同志施設皆是有道者氣象若西漢諸臣多酒色財利之徒雖屠狗負販皆可爲用狀而其欲無涯故皆不能以功名終也

三代以下若曹武惠范文正李文靖趙清獻便是

伊周稷契

此事先儒多以鏡爲喻其實不同不如取譬於目今夫目吾有知乎哉萬物皆備於我矣妍媸當前而好醜畢見者此有物有則也一翳在眼而山河失色者此致知在格物也致知之道無多去其翳而已矣小人之翳在佚欲君子之翳在自是居功一翳之障不必問之師友分明自知一翳之去不能告之他人分明自悅孔子不云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先儒嘗云氣拘物蔽此物字卽格物物字
雖樵夫牧豎必有一處之棲所以安吾身也人有
心而不知所安如大海中一葉風起浪湧如此將
安所歸乎

祇此一點生意與世界相關切故疾痛疴癢如在
吾身鳥語花開如知吾意當相關切時試細自體
驗堯舜與人同在此否仁遠乎哉豈欺我哉

大學一書乃是古聖相傳之書始於知止如農之
播種也切於格物如農之有耕耘也此處卻教人

去汎濫有甚着急或曰子不知定省臣不知靖獻
亦是不考稽之過余云且道臣子還是無真心壞
了還是不博物壞了或曰先王之成憲一朝之制
作可不知乎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亾則其政
息

位有不同而心則無異雖匹夫之在一鄉其道亦
足以及人狀及人與否亦分外事也

敬外無學仁外無道

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孟子此處說格物最好思

則得之是不蔽於物

學有緝熙於光明方謂之致知方謂之集義千聖一也

愷弟君子俾爾彌爾性可謂弘毅矣文周不遠讀是詩如親承其警欬也試觀是何等樣人家成王可與言此固是中人以上者也

聖人教人爲學何處最爲親切子夏日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孟子日必有事而勿正心勿忘也

凡爲學者以應酬事故涉獵書史便筭爲學故日

學者須知所學何事其實應酬事故涉獵書史便是爲學

一學者云以格物爲致知恐與齊治均平尚未也此中尚有多少事或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尚須逐一考究乎余謂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生於其心害於其事發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中庸云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心固日與天下相見也

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纍而行此是素心人所爲不朕則多少行藏與志違矣故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世間有面譽背毀一種人祇是自心不信故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又曰樽沓背憎執競由人凡不能自信其心者必不能信人也

遇尊巍之勢而喪其志與見黃金而悅逢美色而驚者皆爲不知所學何事誰謂聖學爲第二事

千古聖賢不離英雄本色馬伏波見公孫述曰子

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祇爲他陞戟而見故人及見光武曰焉知臣非刺客此時英雄氣量將置五禮六樂於何地他日誠其子曰士當使可貴復可賤可富復可貧此豈貧賤富貴中人哉余嘗曰馬伏波窺見聖學者也

向嘗疑克己復禮禮字一二年茫無端緒一日看史見曹武惠引車避匿朝官恍朕有悟如曹武惠者可謂知禮矣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如子思子方可謂

知學

昔人云七佛偈皆後人僞爲不止文叶音律卽如
罪福皆空此語畢竟有病令狂禪無所顧忌
聖學不明士大夫每爲方士所惑纔有一知半解
便舉國從之如在於是欺世盜名之徒出矣
方士之外稍知靜坐者靜中少有所見便囂囂告
諸其徒訛以傳訛人情好異卽而索之實無有也
若遇顏子喟然一嘆豈不冰消瓦解乎
韓詩外傳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

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
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解雖好但無
以解居易俟命

觀人皆曰予知章則知所以致知矣致知者若大
舜可也人雖至愚未有驅之罟獲陷阱而不知避
者惟自以爲知則意見相角處處皆罟獲陷阱矣
無論以非爲是便居功太高亦禍至無日矣况自
是者必無所知耶試觀大舜好問隱惡居狀天地
父母之量故致知者大知若無知也汝惟不矜天

下莫與汝爭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能于聖
一揆哉守中庸者時時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
予知之有註中知禍而不知避以况能擇而不能
守分事理爲二且以况二字不妥又邇言謂淺近
之言似好問已兼之矣乃左右近習之言不可不
察也詩曰惟邇言是聽慎之哉
邵康節精於易其言曰一念未起鬼神莫知不由
乎我更由乎誰又曰火無體以薪爲體心無體以
事爲體言不多而盡知言哉

詩云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又云唐
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二詩畧同
不必分今古蓋人情感物而動不能自玉原今古
無異所謂一波動而波波皆隨者也截斷衆流豈
易言哉余故曰南北海有愚人出焉此情此欲同
也
學者好惡不真尚有一毫移易不可與入道孟子
但聞一利字如見豺狼如飲鴆毒反復開譬恨不
速去之爲快方可謂如切如琢矣

志齋堂文集 卷之十一
守理者徃徃于事有碍世所謂小人儒也劉昭烈
既入蜀法正未免報怨人曰法孝直亦少橫矣此
言若聞之守理之儒當云建國之初正宜開誠布
公與人棄舊奈何怨及睚眦傷賞罰之公平諸葛
武侯卻云主公未得蜀時四海無尺土今以孝直
之故如龍得水乃使不得少行其意耶法孝直姑
勿論如武侯者所謂君子儒也故曰朋友有信
隋吏部尚書牛弘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弘駕
車牛弘還宅其妻迎謂弘曰叔射殺牛此事此時

雖君子或未必以一牛爲意狀醉而射牛能無一
言相戒乎弘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且看是何
胸襟耶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大約
人家娶妻乃異姓人相聚其於骨肉之分原淺能
知道義者幾人固無怪其狀也弘聞其妻再語但
答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妻若是聰明人
自當滿面慚皇退而自咎矣如此方可以處夫妻
兄弟之間非尋常執理者所能也故曰夫婦有別
宋李漢超爲防禦使有部民訴之于太祖云強納

其女爲妾又所貸不還此事若執理而論自是法所不宥太祖卻論其部民曰爾女爲吾貴臣妾何負于汝况漢超有大功于地方爾等皆被其恩乎責而遣之如此方可謂使民知義矣太祖旣處分部民乃復不偏不倚密諭李漢超曰亟還其女吾貸爾罪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此言逐處真誠更無知見所謂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故曰所惡于執一者爲其賊道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宋西山巡檢郭進爲其部卒所誣告太祖送卒于進令自殺之進謂其人曰汝能論我信有膽氣今并人入寇汝能殺賊當薦汝于朝不則自殺河東其人踴躍赴敵遂能成功故曰浩浩其天萬物並育而不相害

漢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成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太丘是何等人品乃獨往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實故多所全宥較之涇涇自命一流其有濟無濟何如耶故曰

可與立未可與權

志壑堂文集卷之十二

雜記

宋太祖行事自是三代以下堯舜乃橫遭太宗趙
普一輩人爲千古痛恨之事黃帝阪泉之師已成
五帝時之湯武世有謂古今相去甚遠者吾不信
也
檀弓子思之母出於衛猶左傳所云我所自出也
周櫟園所引良足破千古之疑又曰庶氏之母死
奈何哭於孔氏之廟乎言庶母不宐哭於廟也故

志齋文集 卷之十二
哭於其室註乃云子思之母出於衛姓庶氏其穿鑿如此其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總之爲嫡庶之故春秋時最重嫡庶到戰國時猶如此後來緣人情而制禮生母始有服矣孔門三出妻之說其不足信如此

姬姜世爲婚姻自后稷時已朕至後來太王又婚於姜故詩云爰及姜女聿來胥宇也當時太公已生故曰吾太公望子久矣後來武王又婚於姜總爲世中表之戚不朕太公何以望子乎

黃叔度澄之不清爲其清已極矣

杜工部詩合歡卻笑當年事驅石何曾到海東各註皆不解甚有改爲合觀者一日過余邑南寺看唐人石幢上載捐施姓字某人進合歡瓜一顆此類甚多始知所謂瓜者猶浮圖之尖也而以合歡名則今日工匠落成皆云合龍門之類耳古字何可輕改也

顏山雜記疑范文正祠堂當是其遊宦後人所尸視之地余謂若取

落霞與孤鶩齊飛

志靈堂文集 卷之十一
二
秋谷到長山一百爲証亦自可據當范公從母來
長山貧讀書於秋谷往來皆窮日之力及貴仕青
州僂人作戲有此語范公爲之愀然

於此亦可作証也

杜征南沉碑爲千古有情人痴事朕名之有無自
是身後事固與生前無與也余嘗一日過樓桑漢
昭烈故居昭烈祀正殿武侯五虎皆塑像配廊奕
奕乎巨觀哉獨迤西一室扁額爲碧霞元君心竊
異之迨閒行丹墀間觀舊碑乃知彼所謂元君者

蓋姜伯約法孝直諸謀臣不知始于何年有此誤
稱也余謂道人宜急去其額爲諸公破悶道人曰
不狀此中賴有此扁香火甚盛非是誰其知伯約
孝直爲何人者道人餓死矣余一哂而罷再過定
州學宮觀蘓文忠所稱雪浪石者黑質白理承以
芙蓉盆盆上鐫河東兩孫銘子瞻云得之恒嶽石
可二尺餘而具有峰巒之勢兩孫圖畫至今家藏
戶珍之既而至村落間其牆陰屋角碓磴之屬皆
雪浪石也石亦有幸有不幸如此不止樓桑一扁

令人長嘆息矣

宋元祐間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悉開蓮花仍各有一佛坐花中形如雕刻此花艸之變怪也康熙丙辰余家志壑堂前荷池未花時葉葉皆蓮花影或長瓣如芍藥牡丹照水歷歷來遊者皆見之初以爲荷影想皆如是及看他家殊不狀至來歲葉生但兀狀一青蓋影耳與他家無別矣

廬山黃厓瀑布四十丈李白所謂海風吹不斷者康熙癸卯余在開先寺親見之在寺之西北懸流

如匹練垂自天際已而重雲橫遮分爲三段已而罡風暴起舞若虬龍大舞而斷上斷者無所注下斷者無所承轉瞬之間不及叫絕已復爲合流矣詢其水原蓋廬嶽太高山半渚泉好事者濬而合之俾從懸厓垂下故能如此適爲海風吹斷李青蓮不及見也

康王谷玉簾泉方密之先生囑余築屋其下余宿歸宗寺辰起往遊時煙霧密布不辨樵徑輿夫下足恐墮澗底越數里卽聞雷聲鏗訇同行僧曰泉

也既至冰簾自天而下噴雪數畝餘行人愕眙萬
慮俱斷卽言亦不聞也合流處蔡蔡吾中丞構樓
橫澗上噴珠濺沫危欄皆濕矣余家臨胸百丈崖
瀑布正不知何似耳

壬子之夏遊勞山見海市時同行者八人初宿修
真觀歷上清下清菴登八仙壑水盡山窮連天一
碧再宿青玉澗觀日出圃至番轅嶺微雨初晴東
望海際一城在白雲中雉堞數十仞砲臺敵樓歷
歷可數俄見一人青衣出城南行後一人肩挑兩

具從之向西望若凝眸吾輩者同人方驚疑云去
時未見此城且遷海以後寧復有存島乎詢之士
人從行者乃曰此海市也是處爲滄洲島一食頃
而睥睨漸低青山露髻又移時而城盡山出恍如
夢寐矣詢之膠東人云勞山原無海市市在蓬萊
膠人五七十歲者皆云未見也

余兩次觀日出皆不同在勞山青玉澗宿民家微
雨以爲事不就矣已而晴霽同遊者聞鷄而起出
村各踞一石東望雲蒸霞變星光搖搖浮水上旣

而彤雲橫亘竟天寶光欲焚雲際金絲射海中如火柱滉漾直至遊人足底漸昇漸赤直透重雲矣癸丑登泰岱宿嶽頂公署四鼓登日觀峯天宇穹窿白雲滿地已而鷄聲唱徹東望白雲中火焰堆起三峯初如紅榴乍吐漸高雲氣始赤爨錦拖綺變現萬狀朱盤輪囷去天漸近白雲漸消山巒村落漸出而世界現矣同一望日也蓋高望平望其異如此與諸家所見亦不同余有長歌記之
嘗泛舟吳越雖江湖浩渺朕卑濕而不可居又十

日九陰焉得光風霽月乎至驅車燕趙自泰岱以北不二百里水苦地鹹一抹平林直至帝都始有煤爐獸炭清泉白石如吾邑矣吾邑南去過顏鎮則山逼地隘亦不可居也歷九州而卜居未嘗不懷此都耳痴人之見如此孟子之求水火無弗足惟吾里爲狀

康熙丁未予偕弟姪讀書長白山中其雲物之異有世所不知者一日入山值大雨至山腳已暮方愁登躋之難比登則炤耀如白晝回望山下填澗

屯壑皆白雲也蓋雲光所照如此世傳會仙山有
 仙燈大約在風雨之後其故可知已或者五臺峩
 窟武當所傳佛光其卽是乎又一日登摩訶嶺同
 友人數歇而後上當歇時忽有聲如狂風振木如
 水春過耳仰視則歸雲也常憶王陽明詩云洞口
 流雲夜有聲不至山焉知是詩乎他如雨歇入戶
 蜿蜒朋從出石翔空霏微孤裊皆宴坐而觀雲之
 變者也至於山高日晚林茂泉鳴四時無暑六月

如范文公書堂之曠柳家巷之幽葛稚川謂

爲七十二福地信不虛矣

錦秋湖在新城之北當荷花盛開數百里如彩霞
 溪村罟魚放鴨宛似江南曾同賓友汗漫爲日夜
 之遊黃昏簫鼓燈火漁舟蘆洲水鳥憂憂而起殊
 不似洋洋東海十二山河之故矣次日振柁直至
 臨淄午過鎖鎮橋支帷供頓居人驚怪不知爲何
 事自田齊以來千餘載所無也蓋湖卽齊王故苑
 而乾時一水乃當日之遊溪也
 世間術士欺人者十之九近又有一種騎牆之術

爲游移模稜之說以俟後來之弋獲人情好奇百計以求其驗則亦無不驗矣夫周易雖神道設教狀惟其通神明之德所以能開物成務而不僅在類萬物之情也若通德類情皆無而漫爲一說以愚名利之士其幸而中則吾之說行矣不幸而中誰得從而咎之哉

淄川西南山一泉從懸厓百尺而下若踈雨驟至厓穹窿如巨屋泉在屋脊垂注中堂一有池承之流入澗壑爲溪淄川各泉最多如此泉一老衲云

跡遍九州未嘗見也夫王媪不沒于青塚長門之怨誰知舜光不甯于響屨苧蘿之村自老如此泉者多矣吾邑以此爲第一泉如青塚石

泉則第一泉也

衛田者古人所以養兵之苦心良法也廢藩田產有賜田有自置田有投靠田最多若以之爲兵屯則直省之兵食可減未不問之民間今皆平白棄之民不以爲德而廟堂之仰屋蒿目也如此若爲長治長安之策必有能及之者且幸藩衛二田尚未取價也

志齋文集 卷之十二
崇禎己卯戊寅之間山東大饑余時年十一二歲
比隣而居有父生殺其子而食之者某弟欲食其
病兄其兄知之自投丁井者某掘成人肉而藏之
滿甕者某所食死人之骨填半井者某至于死不
能埋而棄之管井久饑一飽而頓成食厥者益復
指不勝屈矣偶一日歲暮過山村遙望石坑中一
人哀叫云爾稍待我爾稍待我舉首乃見一人持
刀携筐而至將生割之也余驚竄而歸狀是歲大
約閉戶不敢出門之日多生平每自料理衣食時

偶動一奢想意怛怛便思及此卽見他人衣食少
華靡者便欲叙述此事諫之而不敢驟狀也

星卜能知人貴賤貧富而不能定人德行蓋德行
非命所能物也

人有以壽夭疾病定人品行之報應者求之古人
徃徃不合蓋凡事必有因應如壽夭等自關養身
邊事猶江淮之不同源也更不待求之三世而明
矣

癸丑三月袁秋絃將還膠東約遊東山之田莊王

志齋文集 卷之十一 九
子別墅梨花半落海棠盛開薄暮至捲雪亭上亭
額乃高念東先生壬寅所題也計同遊十二年矣
維時賓客凡十一人既選石列坐余乃出囊中所
携金聖嘆三十二快談以觀坐客已而山高月上
主人命酌余曰聖嘆所謂快虛擬耳坐客寧無生
平實歷快事可聞乎且所謂快者不必乘長風破
巨浪遊月府聞鈞天也偶而晨起花開捲簾日出
披襟風來窺簷鳥下亦足以當之矣

王子茂脩曰意向時嘗冬夜宿友人舍晨起歸家

薄雪嚴寒風可裂而途經某村一老者出親串尊
行也堅冰在鬚揖曰天寒甚可入共火及門則曰
可共飲乎入其室則鄉塾也煖甚顧案側有酒甕
因圍爐共酌各十五舉觥而歸歸殊不知有雪生
平有此快事

余問王公大來公之治蒲也獨無可聞與曰無有
也蒲之人無不日夜思去其官者不止邑令卽縣
丞尉無不思日夜去之凡官于蒲無不狼狽去也
一日聞視鹺使者有劾章已而官文書下則蒲縣

以病當免餘無事此夕之快如釋千金之負而逍遙也

高公孝酌日余偶記一二快事嘗同人于濟南道上行赤日中渴甚望前村當乞漿共飲至村則劇譚而過回望來村悔與渴俱無何見騎而駝者踵至問何物蓋販蘋婆果者從買得數枚香液甘脆出人意表至今思之猶津津在齒頰間也又一日雨後出都泥淖濺及衣履騎左足旋則右足陷日不能幾十里已大晴霽過涿鹿道沙淨陰濃霜蹄

冲舉得未曾有矣

王公雪音曰鄉居寧有快事日者地方奸民勾旗色喧闐來下邑鑿鑿度所指畫皆在寒家地內寒家地五六頃實無有鑿也聞旦夕且至殷憂日夜計無所出乃遲之又久則不至也或曰邑令已解繫質所司矣或曰已置之法或曰已斃于法矣已而果寂然無至者諸公以此事爲快否
王子簡臣曰一日從濟南試歸試旣不得意又候家騎不至肩襍被行數十里足重趼矣見者皆知

志齋堂文集 卷之十二 十一
其爲試不得意歸也投一店主人又揶揄之謂若
何人步行而絹被豈其諸生耶遲之一客至乃同
縣人見輒歡甚謂尚有閒騎可共乘今宵且共飲
也旣承其慰藉明日又乘其騎一日而抵家矣
袁公秋絃日山間之明月江上之清風時時有此
胸次何不快也日昨赴試禮部老生蹙蹙携筆硯
果食填筐與牛馬藁轂相摩出入又值京城樹水
溝時度爲車所擠與擠其車皆爲禍惴惴三試畢
買脚驢疾歸高臥天寧寺塔下冥狀都不相關益

海濶而天空也

仇子協恭曰生平一最苦事間有小快當舍姪輩
没于官間關忍死相從旣投文書公署當分隸時
官庭下候久謂小出就食卽回比回則已分散不
知去誰何矣乃遍京城巷市貼小紙謂舍姪輩倘
在何地若見此紙卽書此紙上如此貼多時一日
見某巷小紙下誰添字一行認之則舍姪字也言
其處當時見此紙喜若通神

余謂人情必不快而後快也亦必快而後不快也

志齋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哉狀而多在旅中者何也蓋旅中寡營偶得一苦境輒易適耳若夫時時寧靜無求卽居家亦復欣狀但家務繁多卽小有適意復有一冗况相雜輒失之矣憶癸卯浪跡江湖一僕繫葫蘆相從施藥其藥卽詢之士人某市肆丸散至効卽買之以爲吾藥如確兒鵝翎眼藥太和堂膏之類卽多市之以人所共知也一日至邳州一村桑樹下多人坐橫木圍集一人聽其談經余至繫騎于桑坐其木尾繫藥葫蘆者侍聽其所說偶一僕身童子來病

目赤潰乃出鵝翎藥點之已又與一確謂明日可再點也童子至其家則痛哭而出反吾藥問何故曰其母云伊家無錢奈何擅受人藥葢撻之也余曰吾自不索錢何害圍木多人見喧笑輒闕集來詢所以聞不索錢莫不取藥于是出其葫蘆應病而給其無病者亦索去以俟異時之或有病也藥殆盡顧日已暮輒行衆中一老嫗可四五十歲短上衣而肥長來肘余曰爾似是好人可至吾家煮脫粟飯汝余遜謝唯唯而行每思之輒欲噴飯也

志齋堂文集 卷之十二 三
是日往宿無鹽梳粧樓間一大鎮也既至纔三四
家耳業就宿忽有解邈人者十數騎來敲門而入
琅璫滿室與店主人商惟避之便顧夜深問訪皆
無所避可暫至無鹽廟下至則道人滋不悅正在
趨趨俄一人來甚恭謹云可至吾家可至吾家至
則掃除其居室下榻且具饌酬以錢不受問何以
如此則曰室人病日號哭兩日夜適晚得君藥如
攫而去也故相商移室耳但祈畱一確藥餘都無
所受

又至吳城榜人賽江神余下舟謁廟矢願今日當
救一人已遍遊廟鎮則無人也既至一寺有臥病
寺門板木者裹額枕雨蓋瞿容可掬也問之云衢
人病傷寒日欲歸乎曾用藥乎且何以在此云爲
商而病同伴遂先歸投一故友其人已徙用藥頗
効奈無資欲歸不能也乃從之取藥買舟謂舟人
此余親屬有病先歸吾舟卽啣尾來矣船價半與
舟子半付其人飲食之費在其中矣扶之登舟其
人在船頭稽首而舟已行矣

歸至寶應湖值余生日念是日當施生俄有漁舟
滿載小黑魚買而酌之江中奕奕如長繩逐余舟
也已而念當救人一命遂留寶應一日沿江岸行
見葦棚穴地呻吟之聲徹于路者卽而問爾何苦
也日雖病實無大苦但饑寒耳倘得衣或可起也
遂取薑酒市食飽之令至質庫市衣帽行纏旣衣
遂杖而起沿江趨舟去矣一時觀者如堵云捲雪
亭上是時已二更客有欲過山南宿者因共起步
月歸歸坐海棠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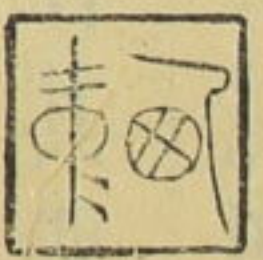
王子茂脩問止善養氣之旨
于袁秋絃兄語多當另爲記

跋

豹出唐先生出處大節當代鉅公能道之庶申睿
杭余以先兄雙城世誼往來甚頻見其爲同年故
友營葬且完其子姻事皆獨任其費雖逆旅中晨
炊罔繼弗恤也其好義如此余旣別作小記問世
茲先生持所著志壑集詩文屬爲較梓余自媿寡
識且倦於丹鉛何能爲役但念世人以詩文自見
者未必能副其所言今先生所行求之古人中未
許數覲使得大用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可以茲集決之也因竭旬餘目力爲之訂
正以公海內至於文之如海如潮詩之可歌可哭
有識者當共服膺余亦無所用其管蠡矣

晉安後學林雲銘拜手跋



題志齋集後

濟南唐豹岑先生登歲登上第入史館以
纂脩參益之書具疏再言諫官之不能盡
職者大義凜然中外共見旋即挂冠歸里
專事著述凡詩古文詞曲之屬古人所難
兼者莫不斐然成一家之言可以觀性情
可以識風教雖放志丘園而經國諸大事
吾時或釋非徒章句之末而已歲丁巳先

生借高念東司寇南遊更唱造和日記積
有二編距今庫中重至武林與曹司農秋
岳夫子共拈話餘陰韻數十闕旗亭風雪
中命歌者作曼聲稍觴惜余方病起不獲
同此樂也辛酉春余始識先生於吳山白
鹿泉下先生素少所許可獨以青眼視余
謬加稱賞出所鈔志齋堂全集示余曰是
集幾經校讐尚有魯魚亥豕之訛願子思

我而卒業焉余自顧無陋未能窺其萬一
然虞翻知己之感誰敢以不敏辭遂窮日
夜之力反覆訂正先生大喜屬為跋以志
之異日倘奉 台宣室盡啓名山之藏而
用其言以匡濟俾余名得付以傳則幸甚
矣還以質諸秋岳夫子可相視而嘆也
辛酉五月望後二日西湖後學吳棻

書於白鹿堂



一函一冊 序目錄

二冊 詩集卷一至卷六

三冊 卷七

四冊 卷八

五冊 卷九卷十

六冊 卷十一卷十二

二函七冊 文集卷一

八冊 卷二卷三

九冊 卷四卷五

十冊 卷六至卷八

十一冊 卷九

十二冊 卷十至十二

第 夢師

甥 許寧遠 焦永年

壻 范 光

侄 行順 行媿 行欣

男 行學

仝 黎 校

